

冷·皇·戏·凤
LENG HUANG XI FENG

冷皇戏凤

楚清

上

凌雪漫，你勾引了朕，
调戏了朕，上了朕的龙床，
怀了朕的龙种，你还想跑？
对不起皇上，
我是个不洁的女人，哪配为后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冷皇戏凤

楚清
作图

上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皇戏凤 / 楚清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795-1

I. ①冷.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608 号

书 名 冷皇戏凤

著 者 楚 清

责任编辑 胡 泊

特约编辑 李书秀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95-1

定 价 56.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银铛入狱 莫名穿越	1
第一章	新婚守寡 灵堂被撬	3
第二章	开棺查验 魂魄归来	26
第三章	烧毁证据 险葬火海	45
第四章	回门遭祸 成阶下囚	63
第五章	刑场救人 夜探天牢	84
第六章	重见天日 劫后余生	108
第七章	友人来访 失足落湖	127
第八章	情殇入骨 再回娘家	142
第九章	树林遇险 执手共进	159
第十章	夜半姘头 酒楼喝醉	176
第十一章	枫林断情 与君相爱	191
第十二章	皇帝寿辰 艳惊天下	213
第十三章	凉亭相见 邪恶报复	232
第十四章	卧病在床 阴谋迭起	248
第十五章	亡夫生忌 柳府遭难	262
第十六章	以德报怨 跪求开恩	282



“啪啪！”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打了！”

“老子养了你他妈的是白眼狼啊？一个月给老子上交这点钱，够老子喝几瓶酒啊？
嗯？那个小杂种呢？”

“雪漫她……她今天就大学毕业了，她毕业工作了就会有钱的。你别逼她了，求求你，你别再喝酒了成吗？”

“你敢管老子？啪！”

破旧的居民楼上传来女人的哭求声及男人粗暴的吼声，更有男人大手落下打在女人身上的巴掌声！

凌雪漫的脚踏车在楼下停下，楼上一声声女人疼痛的惨叫声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戳在她的心上，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上涌，直冲脑门。这是第几次了？从她十岁跟着妈妈和这个被她称为继父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后，每个月至少一次，比每天的新闻联播还准！

积攒了十二年的怨恨，令凌雪漫咬紧了牙关，她将脚踏车一扔，迅速向楼上跑去。

“住手！”

门“啪”地被踢开了，一声怒吼令男人揪着女人头发的手顿住，他转过头，通红的双眼，酒醉的样子，胡子拉碴，稍带震惊地看向立在门口的凌雪漫，下一秒已暴喊出声：“死丫头！敢跟老子叫板了？不想活了是不是？”

凌雪漫胸腔内一股气涌了上来，她几步冲到男人跟前，去扳男人揪着女人头发的手，双目斥红地吼着：“放开我妈！快点儿！”

“死丫头！”男人怒了，手是松开了，却一巴掌甩向凌雪漫。

凌雪漫被这巨大的冲击力震得跌倒在了床角，并一头撞到床柱上，撞得她眼冒金



星，但她哪顾得上自己，因为男人打倒了她的同时，紧接着把更多的暴力施在了她妈身上！

椅子、皮带、扫帚，凡是手边能拿到的东西全部被他当作了武器招呼在女人身上。

“妈！”凌雪漫尖叫着。

女人蜷缩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喊：“雪漫，你别回来了，走啊！走！去你同学家先住着！”

“妈！”

凌雪漫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她冲上去捏紧了拳头死命地打着男人的背和手臂。男人火了，一个转身，不打女人了，而是把怒气全撒在了凌雪漫身上，“啪啪！”

“不要打雪漫！不要打！你要打就打我，不要打我女儿！”女人发疯了一般地从地上爬起来扑了上去，和男人扭打作了一团。

男人同样发了狠，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拖到柜角，按住女人的头就往柜上撞去。凌雪漫此刻恨他恨到了极致，一个声音不断地充斥着她的大脑，她要这个男人死！

“妈！”

失去理智的她又是一声大叫，然后冲入厨房拿起菜刀，朝着男人背心重重地劈了下去！

“啊！啊！啊——”

疯狂的她连续一刀又一刀，直到男人一声惨叫，松开了掐着女人脖子的手，倒在了血泊里……

“本庭宣判：被告人凌雪漫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庭上，审判长宣读了好多，凌雪漫嗡嗡作响的大脑却只记下了这一句话，随后她的眼睛深深地闭上，至少不是死刑，不用死了……

手铐，脚铐，拖着一身囚服，面容素净的女子缓缓地走向警车，然而，在两名警察押着她欲坐进警车的一刹那，突然间，天空一道白光劈下，击在凌雪漫的身上，在所有人惊呆之际，凌雪漫头痛欲裂，只来得及“啊——”一声，便彻底昏厥过去……



明国太宗皇帝三十五年七月初七。

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从天际升起时，坐落在京城朱雀街上的御史府已是一派喜气洋洋，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了。

大红的喜绸挂在房梁上，连丫环下人都一脸的喜色，他们进进出出，整个府上皆满溢着欢声笑语。

然而，在御史府庶出二小姐的闺房里，却突然传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声。

“你你你……你们是谁？这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凌雪漫头痛着醒来睁开眼睛后，看着围在床边的一干女人，她在震惊了一分钟后，发出了结结巴巴的疑问。

不！确切地说，是一干古代服饰打扮的女人！

说话间，透过这一群女人的头顶向四处张望去，雕花的椅子，木质的房屋，古代房屋的陈设，屏风，帘幔……额滴神！

凌雪漫眼前一黑，又晕了。

“二小姐？”

“雪漫？”

杂七杂八地焦急的喊声响起，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声音里带上了哭腔：“老爷，老爷，赶紧找大夫啊，雪漫又晕了！”

站在屏风后的中年男人眉头一蹙，吩咐门外的家丁道：“去找大夫来！”

“咳咳！”

凌雪漫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她难受地咳嗽的同时，再次醒转过来。她眼睛睁得老大，看见面前还是刚才的那一拨人，大脑直犯晕。

“醒了！醒了！雪漫又醒过来了！”方才的女人惊喜地叫起来。

那被称为老爷的中年男人听到声响，疾步走了进来，女人们让开道，男人站在了



床边。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悦还是生气，只是淡淡地说道：“雪漫，你今天非得上花轿的，不管你是装晕还是真的撞到头，总之为了凌家，你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你想看着凌家上下三十八口人全部跟着你陪葬！”

凌雪漫嘴角抽了抽，手指向自己，吃惊地问道：“你说的雪漫是我吗？凌家？你……你是谁啊？上什么花轿？”

闻言，屋里的女人们皆脸色一变，震惊地望向凌雪漫，而中年男人凌北源亦深眉紧蹙，锐利的眸子将凌雪漫上下仔细打量了几眼，才缓缓地说道：“雪漫，爹知道你平日有些小聪明，但是没用的，就快到吉时了，四王府的花轿也要到了，你准备准备吧！”

凌北源说完，转身即出。

凌雪漫心慌了一下，一个念头突然蹿入了大脑，惊得她忙伸出胳膊，急切地说道：“你们谁咬我一下，我要看看是不是我在做梦！”

“雪漫，你别闹了，你再装傻，你爹会生气的，娘……娘只能说，这是你的命啊！”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方玉兰小声地啜泣着。她握住凌雪漫的手，悲切中又带着希冀地说道，“雪漫，兴许你和四王爷命格相配，这冲喜可能会让四王爷真的病痊愈了呢？怎么说你嫁过去也是四王妃，又是皇家媳妇儿，下辈子也能过好了！”

“就是啊，我说雪漫呀，这给皇上当儿媳，可是多少女子眼巴巴盼着的天大的福气，你可别不知好歹了，快点下床梳洗打扮换嫁衣吧！”说话的是凌北源的正房夫人，言语间带了些刻薄的味道，说完，她挑眼冷哼一声，便掀了帘子出去了。

凌雪漫听得一愣一愣的，没有人咬她，她干脆自己咬了手背一口，“嘶——”钻心的疼！

会感到疼，说明她不是在做梦！

她本应该在监狱或者在医院的，突然到了这古代，令她只想到了四个字——穿越时空！

问题是，她要嫁人了？

四王爷？冲喜？

凌雪漫反复咀嚼了几遍“冲喜”这两个字后，恨不得立马再晕过去，奶奶啊，那不是说明她要嫁的男人是个病秧子，而且马上就要挂了吗？

“二夫人，四王府的花轿到了，老爷催您赶紧带二小姐去大厅！”丫环急急忙忙地奔进来，一脸的喜庆。

“嗯，知道了。”

方玉兰答应一声，忙拿起盖头给呆滞得像木偶一般的凌雪漫盖好，并说道：“雪漫，别较劲了，走吧！”

凌雪漫蓦地有些回神了，她扯起盖头一角殷切地问道：“那个，你是我娘吧？我先问下，这四王爷如果病死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回来了？”



“嗯？雪漫不可胡说！”方玉兰吓得想捂住凌雪漫的嘴，但因为凌雪漫唇上刚用了胭脂，便又抽回手。方玉兰压低了声音急道，“你咒四王爷死，是想让皇上把我们全家抄斩吗？雪漫，你别任性了，好好地嫁人，皇上一向偏宠四王爷，你就是当了寡妃也不会受什么气的，你听娘的话好不好？”

“娘啊，我……”

凌雪漫还要再说两句，盖头又被弄正了，而且方玉兰和一名丫环几乎是架着她朝外走了。

进了大厅，凌北源脸上含着笑，正与四王府的管家低声交谈着，看到她们进来，只简单地嘱咐了几句，便打发凌雪漫上花轿了。

“哎！爹啊，我……我不是……”

凌雪漫被人又架着走了，急得她想说她不是他们的二小姐，但是凌北源直接打断了她的话：“把二小姐‘送’上花轿！”

靠！这是送吗？这是押上花轿好不？！

凌雪漫简直想死，悲催的她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便被塞进了那十六人抬的豪华轿子。

紧接着，随着一声“起轿——”迎亲队伍出发了。锣鼓喧天，喜乐齐鸣，震得凌雪漫一个没坐稳，额头便撞在了壁上，“哎！这什么跟什么啊？”

凌雪漫焉了，她耷拉着脑袋扯起盖头，看看自己现在一身古装新嫁娘的扮相，便想死！她悲催地忘了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了，哎——

长叹一声后，凌雪漫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好死不如赖活，穿到这个陌生的朝代嫁人，总比坐牢十五年强吧？

“管家！”

一声急呼，迎面奔来一个侍卫打扮的男子，他脸色凝重悲痛地道：“王爷逝了！”

“什么？”

管家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继而“扑通”一声就地跪下，哭喊长鸣道：“王爷——”

花轿落地，迎亲队伍全部跪了下来，悲怆地哭泣、磕头。

“什么？那个病秧子王爷真的等不及拜堂冲喜就挂啦？”凌雪漫耳朵竖得高高的，听到此，却激动得一颗心快跳出了嗓子眼儿，她在心里大笑三声，一把掀开轿帘，努力压制着兴奋，故作悲痛地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大家节哀啊！我和王爷此生无缘，既然王爷已经那啥了，我便就此返回凌家了，拜拜！”

凌雪漫说完，便偷噙着笑想要下轿闪人，谁知，那前来传递消息的侍卫却大手一挡，面无表情地说道：“四王爷逝前遗命，婚礼继续，四王妃与灵位拜堂即可，且需为四王爷守寡一辈子，直到死！”

“什么？！”凌雪漫嘴巴张大，足以吞下一个鸡蛋！



管家反应过来，忙站起身，喊道：“起轿！”

结果，凌雪漫又被喜婆塞进了花轿，气得她捶胸顿足，咬牙切齿地骂道：“四王爷！你TMD真是个死王爷！”

然而，这只能是腹诽，凌雪漫理智的没有骂出声，免得被外面的人群殴。

原本喜庆的迎亲队伍因这突然的变故而陷入了沉寂，停止了所有的响闹，一干人皆悲戚地低垂着头，默默地拭着眼泪。

花轿一路抬到四王府大门前，同样的，没有任何欢喜的气氛，凌雪漫被人默默地扶出了轿子，往大厅方向而去。

被盖头挡着，凌雪漫什么也看不到，心中着实郁闷得要死！这个该死的臭男人，自己死就死了呗，临死还要来害她，给他守一辈子寡？做梦吧！

大厅中，喜绸未撤，大红喜字依然高挂，主位上坐着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和一名端庄典雅的妇人，比起妇人哀戚流泪的悲伤，男人只是沉痛地垂着眸子，紧抿着嘴唇，目光有些痴愣。

下方庄严肃穆地站着两列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员，人人表情沉重，看不到一点儿喜悦的色彩。

凌雪漫被扶到正前方站好，一个年约三十岁的俊雅男子悲痛地将当今四王爷莫祈寒的灵位双手虔诚地捧着，站到了凌雪漫的身边。

“皇上，吉时到了！”年约四十多岁的太监总管李公公，弯腰小声地提醒着主位上神思恍惚的男人。

皇帝莫取明涣散的眸子敛了敛，沙哑着嗓音低沉地道：“开始吧！”

“是！”

位列百官之首的云王乃当今皇上的异母兄弟，此他刻上前一步，朝皇帝莫取明和皇后拜了一拜，然后转身面向大厅中所有人，中气十足地高喊道：“吉时已到，拜堂成婚！”

凌雪漫身子不觉抖了一下，心跳加剧了！真要她和一只鬼结婚吗？唔唔，鬼丈夫？然而容不得她多想，那云王紧接着便喊道：“一拜天地——”

喊声落，那抱着灵位的二王爷莫祈衍已背转身子将灵位朝天地拜了下去，但新娘凌雪漫仍在呆滞中！

气氛顿时一僵，莫祈衍心下一紧，忙用手臂碰了碰凌雪漫，并轻咳了一声。凌雪漫回了神，暗咬了一下唇，赶紧转身拜了三拜，心却“咚咚”跳个不停，自己怎么走神了？上面坐的是皇帝啊，额滴老天啊！

莫取明微皱的眉头松了松，没有言语。

云王便继续喊道：“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毕，因为蒙着盖头，凌雪漫被转来转去的给绕得晕头转向，不禁轻吐了一口气。

莫祈衍怔了怔，抱着灵位退回到皇帝莫馭明身边，跪下磕了三个头，将灵位双手举过头顶，出口的嗓音带着些许的哽咽，“四弟，二哥恭喜你大婚！”

“恭喜四王爷大婚！”

厅中所有的人全部行礼，齐声高喊。

凌雪漫心神一震，手中捏着的帕子不自觉地用力，心绪复杂极了。

莫馭明的眸子紧紧地闭上，中年丧二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上天是在惩罚他吗？良久，眸子睁开，他轻吐道：“着四王妃为四王爷守灵三日，后一同下葬景陵！”

“什么？”

凌雪漫脱口而出这句话，震惊地睁大了眸子，她一把掀起盖头，急切慌乱地道：“你要让我一个活人陪葬吗？”

此言一出，立刻惊了满厅的人！

因为谁都未料到，新娘子居然敢质问当今皇上！

莫馭明晦暗的眸中涌上了些许的吃惊，犀利的目光像箭一般射向凌雪漫，低沉的嗓音中隐忍着浓浓的怒气，“四王妃，盖头是现在可以掀的吗？四王爷病逝，朕心甚痛，不忍他一人孤身上路，你既嫁与四王爷，与他合葬乃是你的福分！”

福分？

凌雪漫气得满面通红，要是手边有刀的话，她非再杀一次人不可！TMD！死老头子，你怎么不陪你儿子去死啊？！

心里这样想着，冲动的凌雪漫咬牙的同时已往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一只大手却及时地拉住了她，豁然转眸去看，是刚才抱莫祈寒灵位和她拜堂的二王爷。

刚才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模样，此时四目相对，凌雪漫不禁有些看呆了。

健硕高大的身材，一袭暗红色的锦衣长衫，墨黑的发，用一支羊脂玉发簪束起，一双深邃的眸子嵌在一张完美俊逸的脸上，剑眉斜飞，睫毛浓密而纤长，薄薄的唇，色淡如水，整个人立在那里，周身散发着一股尊贵的优雅。

莫祈衍同样有一丝失神，面前的女子无疑是个美人，眉目如画，娇若天颜，长长的睫毛在那心形脸上形成了诱惑的弧度，皮肤细润如温玉般，樱桃小嘴娇艳欲滴，但令他惊愕的是那双水晶般的瞳孔中表现出的是桀骜与不屑！

大厅中静寂无声，所有震惊的目光在凌雪漫和莫祈衍身上打着转，大家皆在心中暗自猜测。

“衍儿！你做什么？！”

威严的低斥声出自皇帝莫馭明口中，他晦暗的眸子沾染上了一丝凌厉与复杂。

这一声，唤醒了莫祈衍，也令凌雪漫回了神。

莫祈衍轻抿着下唇，拿下了他扣住凌雪漫胳膊的大手，回身恭敬地拱手，清明地



回道：“启禀父皇，儿臣有事要奏！”

莫馭明脸色不变，只挑了一下眉，轻吐道：“说！”

“禀父皇，四弟临终之时，曾交代四王妃需为他守寡一辈子直到死，可见四弟并非要四王妃现在陪葬，而是顺其自然，直到四王妃生命终结。儿臣请求父皇满足四弟心愿，为四弟积福！”莫祈衍淡然地说道。

此言一出，凌雪漫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感激涕零地望着莫祈衍。当感受到莫馭明扫过来的审视的目光时，凌雪漫身子又是一震，心思电转间，她忙跪下恳切地说道：“皇上，四王爷的心愿请您务必成全啊！雪漫可以发誓，一定会安分守己地为王爷守寡的，请皇上收回成命啊！”

厅中又陷入了静寂，莫馭明沉默，便没有人敢发出一丝响动，气氛诡异般的寒冷。

凌雪漫忐忑不安地跪着，一颗心上下乱跳，她的生死啊，就掌握在上面那个男人的一念之间啊！

等了良久，依旧听不到任何声音。凌雪漫已跪得双腿发麻，燃起的希望随着莫馭明死寂般的沉默而渐渐破灭，她的心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黯然的眸子染上了浓浓的悲哀。

稍作思索之后，不经允许，凌雪漫破釜沉舟般豁然站起了身子，直视着莫馭明，淡然若定地开口：“皇上爱子之心天地可鉴，雪漫亦感动其中，但我既已和四王爷拜堂，便是他的王妃，生死便由他决定。四王爷不愿我生葬，皇上若执意如此，雪漫只怕王爷九泉之下难以瞑目！”

大胆的言辞，犯上的举动，令满厅中的人再次将惊骇的目光投向此刻站在大厅中央的凌雪漫。

莫祈衍眸中闪过一抹担忧与赞赏，却也多了一分生气，这个女子是要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吗？父皇正在考虑，在没有定论之前瞎忙什么啊？

云王年纪与皇帝莫馭明相仿，一向冷静稳重的他，此刻真的被这个四王妃给吓到了！还真是个胆大的女娃儿啊！万一祸及凌家一门，可就……

思及此，云王嘴唇轻抿一下，正打算开口向莫馭明求情，厅下却有另一人站了出来。

清朗中带了一丝低沉的嗓音在凌雪漫背后响起：“启禀父皇，四王妃冒犯天威，对父皇不敬，实属大罪，但念在四王妃年幼无知，父皇宽容仁心，便不予计较了吧！儿臣亦同意二哥的意思，四哥从小体弱多病，求父皇之事少之又少，唯临终遗愿，就请父皇允了吧！”

唔唔，观音菩萨啊！凌雪漫心中狂喜，激动地回头去看恩人，这一看，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奶奶啊，又是一个极品帅哥！和刚才的二王爷相比，少了一分成熟，却多了一分刚毅！



失神间,只听莫馥明的嗓音响起,带着淡淡的无奈:“霖儿,你也要为这个胆大的丫头求情吗?”

闻言,凌雪漫望着五王爷莫祈霖的眼中,是极度的殷切与乞求,也看得出这老皇帝对他儿子的话还是能听得进去的,所以——

莫祈霖被凌雪漫火热专注的眼神弄得有些不自在,他尴尬地轻咳了一下,拱手道:“回父皇,儿臣并非要为四王妃求情的!”

“啊?你……”凌雪漫崩溃了,纤手指着莫祈霖,哀嚎不已,“你就算见死不救,也不要落井下石嘛!”

“放肆!”

莫馥明重重地吐出两个字,口气明显不悦了。

凌雪漫身子一哆嗦,差点儿软在地上,她慢吞吞地回转身子,面向莫馥明很没有骨气地跪了下来,哭腔甚浓地说道:“皇上,雪漫知罪了!求皇上开恩啊!”

“皇上息怒!”

厅中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齐声高喊。

莫馥明越发沉静了,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

凌雪漫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颈,这古代的死罪是砍头吧?唔唔,那还不如挨枪子儿呢!

求生的意念让她把希冀的目光转投向了二王爷莫祈衍,她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表达着自己的意思。

莫祈衍稍有错愕,他看着那猛向他眨眼的凌雪漫,她那眼神中的——火热,令他心悸了一下,竟微倾了倾嘴角,向莫馥明再次进言:“父皇,四王妃性子急,随性自然不懂规矩,父皇就看在四弟的份上,别跟她一般计较了。时辰也差不多了,咱们该去再见四弟一面,父皇累了一上午,保重龙体要紧啊!”

莫祈霖紧接着拱手说道:“是的父皇,儿臣想说的就是二哥所说的,留着四王妃既可以了却四哥遗愿,又显父皇龙恩浩荡。母后与四哥母子连心,儿臣等手足情深,想一同再去看看四哥,别误了时辰才好。”

莫馥明的眸光在两个儿子身上扫视了一圈后,又落回到凌雪漫脸上,意味深长地道:“衍儿,你如何知晓四王妃是什么性子?”

一语而出,满厅的人又是一惊,莫祈衍脸色稍变,但仅仅是一瞬间,随后便恢复了正常,他淡然地回道:“父皇,儿臣并不知四王妃性子,在此之前,儿臣也从未见过四王妃,只是对她今日的言辞表现,感觉她不过是个疯丫头而已,所以有此一言。若有不当之处,请父皇见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人知道莫馥明在思考什么,也无人敢与那双似乎可以洞悉一切的锐利眸子对视,所有的人都低着头,猜测着这位连番承受丧子之痛的帝王



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凌雪漫真的跪得双腿酸软了，她本能地直了直腰身，转动了下僵硬的脖子，也无意中抬头一瞥，而莫驭明凌厉的眸光突然射了过来，吓得她脱口而出：“皇上！”

“嗯？”

莫驭明单音扬起，带着疑问与冷哼。

凌雪漫真想扇自己的嘴巴，怎么就不淡定了呢？她眼睫毛扑闪了几下，灵机一动，使劲一咬下唇，眼泪汪汪地道：“皇上，雪漫可不可以请求看一眼我的王爷夫君啊？唔唔，我要把夫君的容貌画下来，永久珍藏，若是想他了，就拿出来看看，每天早晚为他上三炷香，以寄哀思！”

莫祈衍眼眸微眯，若有所思地望着凌雪漫，紧抿了薄唇。

莫祈霖有些意外地睁了睁眸，而后将目光投向莫驭明，等待圣裁。

莫驭明眼神闪了闪，眼帘轻动，淡淡地瞥向身边始终未曾言语一声的皇后，轻声道：“皇后，你的意思如何？”

皇后用手中的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认真地打量了几眼凌雪漫，才慢语道：“臣妾想让寒儿走得安然，既然他不要四王妃陪葬，那便允了他吧！这个丫头虽然冒失，但说的也在情理，刚成婚便天人永隔，她的心里也自是不好受，就随了她吧！”

“好。”

莫驭明一向尊重他的结发妻子，又有两个儿子求情，再加上凌雪漫最后的那一番话确实让人动容，终于点点头，道：“诏，将二王爷莫祈衍之次子莫离轩过继给四王爷，承袭爵位，为父守灵！准四王妃一同探望四王爷，而后为夫守灵三天三夜，四王爷下葬之后，四王府留置，俸禄照常发放！”

“皇上万岁万万岁！”大厅中所有人磕头喊道。

凌雪漫待那高喊声停了，才蓦地反应过来她的小命算是保住了，于是激动得眸中带泪地也磕了三个头。“谢皇上和皇后娘娘！”

“起驾！”

李公公高喊一声，扶起莫驭明，两个宫女则扶起了皇后，一前一后向大厅外走去，跪着的文武百官忙起身跟着出去。

凌雪漫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踉跄着从地上站起，跟在最后面。

莫祈衍行在前面，漠然地出了大厅。莫祈霖走前了几步又顿下步子，等走路虚软的凌雪漫行至跟前，才稍蹙眉低语道：“不想死的话就别再犯上，父皇心情不好，情绪反常得很。”

语落，莫祈霖迈开了大步，走到了百官的前面，再没有回头看一眼凌雪漫。

凌雪漫身形一震，看着莫祈霖和莫祈衍的背影，拔凉的心涌上了阵阵温暖。

若是这四王爷没有死，他该会是个怎样的男人呢？是冷情的还是阳光的？是淡漠



的还是笑容温雅的呢？

凌雪漫兀自猜想间，已不知不觉地跟着大队人马来到了后堂一座特别大的院子，内院前的两株桂树，树上的花儿正开得极美，芳香四溢，让四周的空气都清新起来。

烫金的三个手写大字牌匾挂在院门上：掬水园。

有人说香之隽永清丽，唯品能知，谓之掬水留香。

凌雪漫抬眸专注地望着“掬水园”这三个字，嘴角溢出一丝笑意。

想必这四王爷莫祈寒也是个雅人呢！可惜……

凌雪漫轻摇了下头，再是个怎样的男人都已经远去了，和她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了。

待她回过神来，本来就落在最后的她，现在和大队人马距离更远了，心下一个胆寒，忙提起裙摆小跑着跟了上去。

转过两个回廊，又穿过三道门，文武百官皆在门外跪下，莫馥明和皇后、莫祈衍、莫祈霖，还有几个未曾出过头的皇子、王爷一起迈进了莫祈寒的卧房。

凌雪漫在门口踟躇着，不时地把脑袋向里探去，她实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进去比较合适，事实上，让她去看一个陌生的死人，她是一万个不愿意的，只是为了保命才说了那句话。想想她也够倒霉了，一穿越就要嫁人，一嫁人就成了寡妇，这还不打紧，还让她一个大活人陪葬，这什么陋习啊？

正思绪万千间，眼前多了一道身影，凌雪漫本能地抬眸，是二王爷莫祈衍。

莫祈衍淡淡地瞟了一眼凌雪漫，声音适中，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四王妃，父皇召你进去！”

“啊？哦，好，我去。”凌雪漫呆愣愣地应着，抬脚跟了进去。

宽大的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年轻的男人，面容俊美邪肆，双眸紧闭，长而浓密的睫毛垂下，无一丝瑕疵的俊脸苍白得几乎透明。鼻梁高挺，薄厚适中的唇阖在一起，整个人看上去毫无生气。

华丽的锦服，亲王的衣冠，整整齐齐的，若不是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死了，凌雪漫会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不久就会醒来。她眼睛微闭了闭，想象着如果他能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该是怎样的风采？

“四王妃，这便是你的夫君，你记下他的模样了吗？”莫馥明哽咽的声音悲痛地响起。凌雪漫怔然地点点头：“回皇上，记下了。”

“嗯。你们都下去吧，朕和皇后再陪陪寒儿！”

“是！”

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七月的天气炎热无风。跪在院子里，满是哀伤的掬水园令凌雪漫感觉压抑得很，心中像是要窒息了一般难受。

喜堂在半个时辰之后被换成了灵堂，红绸撤下，换上了黑白的挽帐，肃穆的气氛



让凌雪漫想落荒而逃，但她却迈不动一步，亦说不出一句话来。

褪下身上的鲜红嫁衣，一袭麻衣孝服的凌雪漫被再次安排跪在了灵堂正前方。

而莫祈寒的尸首也已入殓，被装入了黑色的檀木棺。

一拨拨的人上前拜祭，凌雪漫像个木偶似的不停地磕头回礼，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可是她不敢提，只好忍着。直到夜幕降临，皇上皇后回了宫，百官离去，只剩下了莫祈衍等五兄弟和莫离轩在灵堂。

凌雪漫一天滴水未进，又一直跪着，这会儿已经是晕头转向了，虽然这五个兄弟皆乃极品美男子，但她哪顾得上欣赏啊？

干涩的喉咙里像冒着火一般难受，凌雪漫可怜兮兮地问道：“请问有没有吃的喝的东西？”

“你起来坐一会儿吧，我叫人备膳给你。”莫祈衍淡漠的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说完，他便转身步出灵堂。

只这一句话，凌雪漫却感动得无以复加，鼻子一酸，差点儿落下泪来。她忙用手拭了拭眼睛，欲站起身，却发现腿脚早麻了。

见状，莫祈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拉凌雪漫起来，手伸到半空，又觉不妥，收回手朝两边的丫环冷声道：“没眼色吗？还不扶王妃起来？”

两名丫环惶恐不已，忙福身道：“是，五王爷！”

凌雪漫终于被扶着坐到了软椅上，她揉揉自己发软的腿脚，原先的哀戚是装出来的，现在可真的是哀戚不已了。

眼睛瞟到依然直挺挺地跪在地上的半大孩子，凌雪漫心下极端地不忍。莫离轩的容貌和莫祈衍有八分相像，才九岁的年纪，便已是极漂亮的少年了，此刻只是一脸肃容，安静地望着莫祈寒的棺木，一言不发。

“小弟弟，你坐一会儿再跪吧。”待腿上的酸麻缓和了之后，凌雪漫起身走到莫离轩身边蹲下，亲切地说道。

谁知，莫离轩却惊愕地看着她，瞪大了眼睛，黑亮的瞳孔中倒映出她的影子。

凌雪漫迷茫了，大脑短路的她一时反应不过来，无措地望向那边上立着的四兄弟，结巴道：“这个小……小弟弟他是……是哑巴吗？”

凌雪漫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自从看到莫离轩跪在这儿后，她就没听到他说过一句话。

她的话却引起了那四兄弟更错愕的表情，其中年纪最小的七王爷莫祈毓嘴巴张得可以塞两个鸡蛋，其他三人还算淡定，错愕之后，便轻摇了下头。

莫祈毓吃惊过后却蹦出一句话：“五哥，她脑筋是不是不正常？”

“七弟！”

莫祈霖一声低斥后，忙转眸看向凌雪漫，果不其然，那脸黑得差不多想吃人，几乎



是咬牙切齿地瞪着莫祈毓道：“你才不正常！”

“哎，就算你现在是我四哥的未亡人，你也不能这般无礼吧？”莫祈毓今年十八岁，正是容易冲动的年纪，所以毫不客气地回瞪过去说道。

“七弟！”莫祈霖微沉了脸色，“四哥尸骨未寒，四嫂才嫁过来，自然不懂规矩，你少说两句！”

凌雪漫眼里闪过了一抹得意，但她不笨，也懂得见好就收，见台阶就下，所以，她轻扯了下唇角，很有礼地说道：“谢五王爷谅解！”

莫祈霖微点了下头，淡淡地提醒道：“四嫂，离轩乃是二哥的儿子，现在过继到四哥名下，你原本该是她的四婶，现在便是他的母亲了，不是什么小弟弟！”

“是啊，这辈分可不能错乱了！”一直未开口的六王爷莫祈琛也跟着说道。

母亲？

凌雪漫眼角狂抽，自己都有儿子了？唔唔，还这么大的一个儿子！好吧，她认了，所以凌雪漫很无奈加尴尬地把手心伸到莫离轩面前，温和地道：“离轩，起来歇歇吧，用过膳再跪！”

“谢谢娘亲！”莫离轩坚强的小脸上浮上一丝感动，搭着凌雪漫的手站了起来。

莫祈毓愤然地偏着脸，用鼻子不断地轻哼着，就是不再看凌雪漫一眼。

而凌雪漫拉着莫离轩坐下后，这才有时间好好地欣赏一下帅哥了，挨个看去，站在最前面的男人从未说过一句话，冷硬的俊脸面无表情，眼底恍惚闪过一丝烦躁与不屑，凌雪漫怔了怔，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并非对四王爷的死怀有多少真心的悲痛！

凌雪漫讶然之后，不着痕迹地移开了目光，落到后面的三人身上。

五王爷莫祈霖俊美中带着一丝刚硬和冷然，亦有几分傲气，六王爷莫祈琛温润雅致，一派谦和，呃，这个七王爷……

凌雪漫其实很想笑，但碍于这种场合，只有死命地忍着。不过就是个花季少男嘛，虽然阳光帅气，侯用不着这么小肚鸡肠吧？她都不生气了，某男还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失笑之余，她右手虚握，在唇边轻咳了一下，借以来憋着让自己不要笑出声来。然而当她装着正襟危坐时，眼珠子却滴溜溜地乱转，一不小心转到莫祈霖脸上时，被吓了一跳！

莫祈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凌雪漫，将那俏皮的神情尽收眼底，深褐色的眼眸中浮起了一丝玩味和探究，目光过于专注，连他自己都未发觉。

看到凌雪漫惊吓的表情，莫祈霖失神的心智这才回笼了，忙尴尬地别过脸，不自在极了。

凌雪漫不敢乱看了，心却突突地跳个不停，有点儿小鹿乱撞的感觉。

终于，莫祈衍返回来了，身后跟着四名丫环，端着可口的晚膳送向灵堂后侧的小